

好比老庄认为五色令人盲，水墨的出现就是颜色的大简与极致。因此，在米芾、米友仁笔下，他们以点代替皴，删繁就简。在画史上，这种点称“米点皴”，实际上就是以毛笔横向点染而成。“米家云山”的造型没有复杂的结构，以点叠加，排列成山形和树形，多为三角状，树冠也用大小墨点替代，画面以少胜多，具有极简主义的形式美感。

这里就看出米氏父子对董源绘画的推崇与欣赏，甚至继承与发展，正如后人所说：“米氏父子用其遗法，别出新意，自成一家。”董源所创的“披麻皴”，其特点以柔见长，运用中锋线条，表现江南山石特有的温润质地。米氏父子所创“米家皴”点染，也没有丝毫刚强之力，使人不禁感叹，柔的特征，恰恰是江南山水画天真、灵活的源头。而这种笔墨艺术的“柔”，更是一种潇洒，云山在舒卷绵长中慢慢显现出韵味。恰如邵仄炯所评价的那样：“江南的山是水生成的，必须以柔的方式来幻化它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米友仁此图的题跋中有“故为戏作”四字，由此可见，笔墨游戏作为一种艺术理念，已在“江南画派”的生发、延续过程中得到确立。米氏父子画云山与苏轼所画枯木竹石图一样，将绘画创作视为抒发情性的游戏，成为一种自由，不局限、不执着于物的绘画新理念，渐渐在宋代的文人画中开始传播，他们以戏的自由状态，逐渐颠覆了唐宋精工与法度的苦心经营。因此，画中描绘的云和山丝毫没有严整、肃穆的气氛，一切都在灵动率意中随意生发、变化着。

“米家云山”作为“江南画派”



倪瓒《容膝斋图》

的进步发展与文人画的自由创新，其呈现的视觉效果，与数百年后出现的西方“印象派”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。《潇湘奇观图》是“米家云山”的东方印象、江南印象。米友仁以单纯的、浓淡相间的墨色变化点出了云卷云舒的山色朦胧，这不是具象的写真，而是印象的写意。正如近代著名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所说的那样，“米家云山”首创点派写雨中景物，可谓“世界第一印象主义者”。

## 南宋风华，留白的诗意

与之前的绘画强调“成教化，助人伦”的教育作用不同，宋代画家运用水墨的目标不在于去再现绚丽的效果，也不在于通过绘画来宣

示一种教化的目的。此时的画家将目光转向了内心世界，因为在经过漫长的对外在对象的描绘之后，他们所欲借绘画来表达的，已经是灵魂内部色调的微妙变化。

“排石铺衣坐，看云缓带行。官闲惟此乐，与世欲无营。”北宋也好，南宋也罢，宋人的审美热点已逐渐移向自然，恰好契合老庄的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。而最平淡不过的自然，又总会让人联想起向淡远心境的回归。于是，茂林远岫、烟江叠嶂、溪山清远、秋江暝泊……一切都是如此令人神往。可以说，宋画的成熟，也标志着宋人生命意识的觉醒，对自由和平安静的渴望。

当北宋人在极其奢华的生活之余，精神上的寄托更倚重来田野的清新。这正是他们或许会羡慕在杭州生活久的南宋人吧，因为他们更会享受一个装满平淡生活的理想小院。看多了起伏厚重的崇山峻岭，南宋人可能更偏爱弥漫野逸闲暇的江汀坡渚的精致，醇厚江南之气的“小景杂画”，因为这些更有“看画亭中默坐，吟诗岸上微行”的诗性美。并且，在他们的笔尖，更偏好画意不画形的描摹，他们希望画可以像文学一样被读出来。以“情”来感动人的，而“情”又是吸引人的。自然天成谓之清新，君子可以寓意于物，而不可留意于物。由此可见，南宋时期的绘画艺术，总有着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特殊魅力，而这也正是南宋时期“江南画派”的最大特点，其讲究心灵追求的艺术表达，强调“书画同源”，并把绘画作为自我情感、思想抒发的工具，作为修心养性的方式，希望在绘画中寻找心灵的自我解放和自由，

四月天  
江南